

由台北到黎巴嫩

外交圈裡五十年之八

●定中明

去聯合國大會開會

民國四十三年（一九五四）年九月上旬某天，

我早晨照例騎單車準時到博愛路外交部上班，剛進門就有幾位同仁向我道賀，連說「恭喜」，使我變成「丈二和尚」。直到走進亞西司辦公室，

同事們又齊聲向我道賀，令我更加納悶，我問他們究竟是什麼回事？他們說你真不知道？才告訴我「你已經奉派去聯合國開會」了。我正在疑信參半的時候，人事處來人要我去填寫表格，以便辦理出國手續，到了人事處也收到了部令，這才肯定，確有其事，心中自有說不出的興奮與愉快，到聯合國去開會是外交部同仁夢寐以求而不易得的好機會，我因為不是留學歐美的，所以從未作此夢想，現在居然落到我頭上，自覺「喜出望外」。那年是聯合國第九屆大會，國內奉派以諸議名義參加我代表團的同仁除本人而外尚有鄒雲亭、凌楚珣、胡國才、貢祖椿等四人。我們五人先行，由台北飛東京轉乘泛美航空公司的人引擎（那時尚無噴射機）巨無霸豪華客機經夏威夷飛洛杉磯，再換機直飛紐約，沿途所見均屬新奇

人入勝。葉公超部長隨後由條約司長王之珍陪同飛抵紐約，下榻著名的華爾道夫大旅館。葉部長此行除了主持我駐聯合國代表團團務會議，及出席聯合國第九屆大會開幕典禮，並發表例行演講外，尚負有去華府與美國杜勒斯國務卿就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細節繼續磋商之任務。

當時我駐聯合國的常務代表為蔣廷黻博士，他的英語造詣世人皆知，在他任內以不卑不亢的姿態，典雅優美的文詞發表演講，語驚四座，為我國爭得不少光彩。尤其以幽默反諷的口吻駁斥蘇聯代表對我之刻薄譏諷之一幕，令大會全體代表折服，傳為美談。

蔣博士係湖南邵陽（寶慶）人。英語雖佳，但鄉音甚濃；竟成了他的「註冊商標」。有一次聯大輪到他發表演講。會前旁聽座上座無虛席，我和幾位同仁在場，突然聽見後排兩位美國老婦對話，甲對乙打招呼然後說妳也來了，乙說我是專為聽蔣博士的「中國調的英語」Dr. Chiang's Chinese Accent English而來的，可見其魅力之一斑！我們聽了彼此相顧，作會心地一笑。

那時聯合國只有五十六個國家，環境單純，

秩序良好，而美國對中共正懷敵視，加以圍堵，所以我們在聯大中的代表權問題，尚不覺得有何壓力。

長官厚愛終身銘感

聯合國大會開會期間我被分派到特設委員會 Ad Hoc Committee 專門處理一些特殊國際問題，包括中東以阿糾紛問題等。正與我的業務有關，大會告一段落後，有一天葉公超部長找到我臨時辦公室去對我說：你既到美國來了，希望你乘此機會把你的病治好。」這時我才恍然大悟葉部長之所以派我來聯合國開會的目的是為了治我的病，我頓時感覺葉部長對我的厚愛關懷之心已經到無微不至的地步，使我終身銘感難忘。

原來我在埃及留學返國前曾經入院進行痔瘡割除手術，因醫藥缺乏，失血過多，身體受損，在返國途中經濱細公路山區不幸染患甲狀腺腫症，抵重慶後一直以虛弱症處理，中西醫兼治均未見效。拖延十四年之久才有機會徹底根治，這裡有一個插曲值得一提，聯合國中國籍的副秘書長胡世澤博士某晚在其寓所款宴出席聯大的我國代

表團，他的夫人正患甲狀腺症才四年已虛弱不堪。行動不便，連樓梯都不敢上下，當她聽說今晚的客人中有二位患甲狀腺腫症已十四年還能從台灣來美開會的人（指筆者）她認為奇蹟，不可思議，急欲親眼一見，胡博士乃派人陪我上樓會晤胡夫人，她見我一如常人毫無異狀，實在不敢相信，她問了我一些有關此病的治療方法與藥物等問題，她說怕動手術，我說到現在為止尚無藥物可以根治。手術是唯一的有效方法，我並安慰她說，不要怕，我正安排住院接受手術治療哩！我祝她多加保重，早日康復而辭別。

我經當時服務我駐紐約總領事館的阮昆利兄的協助，帶我去看他的一位猶太籍的私人醫生。（已忘其姓名）經過一番檢查診斷，確定為甲狀腺亢進症，必須動手術切除，問我的意見如何，我立即予以同意，但依規定動手術必須由直系親屬簽立一同意書，我那時隻身在美，無至親擔保，醫生最後同意由我自己簽字完成手續。隔兩天住進一所小型醫院，但設備很齊全，醫師水準都很高，頭一天夜間護士小姐分別為我作了各種手術前必要的準備工作，第二天早晨未進早餐，醫生來為我在尾骨骨間注射了一針麻醉劑。不久全身逐漸癱瘓，只有頭頂上意識還清醒，護士推我進入手術室時，我已不能睜眼，不能說話。但仍聽得到他們說話的聲音，這時聽到一位手術諮詢專家 Consultant 來指導手術醫生應該切除多少（事後才知道諮詢專家另收費五十美元），醫生伸手摸摸我的頸部。我還有點知覺，再過一會我就完全麻醉了。手術歷時兩個多小時，很順利地完

成，當我逐漸恢復知覺時，我早已被送回病房躺在病床上，但覺頸部用一層棉花與紗布包纏著。並無疼痛的感覺，但試一睜眼，則覺金光萬縷，閃躍飛舞，不敢啟視，祇得閉眼靜養休息。過了一兩個小時才完全恢復正常，首先來院看我的是我開羅愛大老同學海維諒兄，他那時已奉調至紐約我駐聯合國代表團任二秘，他的第一位伊朗籍夫人因難產而過世，現仍孀居。

手術後的三天都是進流質食物，當天夜晚忽覺疼痛，忙叫護士，她找來一位助理醫生為我打了一劑止痛針，不久我便渾然入睡，直到天明，從此沒再痛了。手術之高，醫藥之好，令人讚佩不已，四天之後醫師來給我換了一次藥，傷口處重新貼了一塊藥膏圍了一圈薄薄的紗布。就叫出院回旅館休息靜養，十天之後完全康復，十四年之痼疾霍然而癒。

出院時結賬，住院費共三百餘美元，全部由葉部長代付，而手術費四百美元須自付，過了幾天由阮昆利兄陪我到那位醫師診所去付費，我向他說明，我國外交官還沒有政府醫藥津貼，一切都須由個人負擔，請他酌予減少，他先答應減少一百元，我還有點遲疑，問他能不能再減一點，他說你覺得要減多少才好，我說能否再減一百元。他竟毫不猶豫地一口答應，這種慷慨大氣的精神立刻使我感動不已，不禁想起我國古訓「十步芳草，十室忠信」的啟示，立刻轉變了我一向傳統習慣性地對「猶太人吝嗇」的偏狹觀念。我想這樣大的一次手術竟能以美金兩百元完成，恐怕走遍天下也很難找到第二例，誠令我感佩不置，

終生難忘。

初次旅美所留印象

美國地大物博，得天獨厚，科技發達，國勢鼎盛。成為今日舉世無匹的超強大國，令人嚮往，無不以能一履斯土，一睹風光為最大願望，而外交部同仁亦無不以奉調美國為最大目標，筆者有幸能一償夙願，自屬「託天—真主之福」。那時初次旅美事事新鮮，樣樣奇特，所見所聞，耳目一新，印象至深，現謹就記憶所及追述一二以饜讀者。

一、聯合國總部：聯合國英文簡稱 UN 係二次大戰結束後由中、美、英、蘇四大盟國共同發起籌組的最高國際機構。取代舊日的國聯，於一九四五年十月廿四日正式成立，總部設於紐約，其主要建築分大會會場與卅六層高之秘書處，極為壯觀，大會中設有安全理事會，經社理事會及托管理事會等重要機構，另有國際法庭及文教科理事會則分別設於海牙及日內瓦兩地，為現代人類國際性最高組織，每年九月起集會一次，會期四個月，各國元首、總理（首相）外長等頂尖人物經常出席聯大會或各國朝野政治人物臨時應邀蒞會致詞，亦時有所聞，真可謂是「藏龍臥虎」之地，菁英畢集，人才薈萃，蔚為大觀，又是世界人種博覽會，五色雜陳，歎為觀止，聯合國內原以中、英、法、俄、西五種語文為官方文字，嗣又增加阿拉伯語文，大會及各委員會集會時此六種語文皆有現場口譯，與會者戴上耳機隨意推動椅臂上之鍵鈕即可收聽任何一種欲知之語文

，至為方便，也是聯合國之一大特色。

二、我駐聯合國代表處：當時（第九屆聯大）我駐聯合國代表處設於紐約帝國大廈第六十三樓，內部工作人員華洋並蓄、人才濟濟、生氣勃勃，當時的首席代表為葉公超，代表為蔣廷黻、劉鐸，副代表為徐淑希、江季平，顧問游建文、張為賓、鄭錫霖等，我當時的臨時辦公桌即與楊專門委員西崑為鄰，因而有機會常晤談，復因彼此性格相近，談話投機，遂成知交，別後時常書信往還，交誼日篤，為以後彼此間一段歷史的發展寫下了伏筆。

三、參觀旅遊：聯大接近尾聲，各國代表紛紛賦歸趕回家過聖誕節及新年。我們五個諸議也乘機作一短暫旅遊。以資觀光覽勝，增長見聞，計先在紐約參觀：自由女神像、帝國大廈、國家公園、室內天文博物館。乘輪環遊曼哈頓半島，參觀哥倫比亞大學校園等。

四、雙橡園午餐：繼遊華府、參觀白宮、國會山莊、國會圖書館、司法大廈、華盛頓紀念碑、傑佛遜、林肯兩紀念堂，而最重要是應邀參加雙橡園顧維鈞大使的豐盛午餐，主客是葉部長，這是我第一次親睹久聞大名的顧維鈞博士的丰采，至感榮幸，席間葉部長曾特別向顧大使介紹筆者，稱為外交部中唯一的阿拉伯語文及中東專家，而顧大使也特別向我舉杯致意，部長過獎，大使舉杯，使我受寵若驚。

五、遊匹茲堡：我們一行在遊華府之後乘餘興前往華盛頓故居匹茲堡一遊，以瞻仰美國開國元勳，一世英雄華盛頓的遺風，他的故居現早已

改為紀念館觀光勝地，遊人絡繹不絕，故居遺址為一山莊，房屋皆木造，樸實無華，舉凡起坐間、寢室、書房乃至廚房、馬廄、馬車等都保持原狀，而他的服裝、靴帽、手套以及佩劍、手鎗、長鎗等武器遺物則分別在玻璃櫥窗內陳列供人參觀而他那大幅戎裝畫像，栩栩如生供人瞻仰，他那莊嚴誠篤的威儀、英明果斷的氣概，誠不愧為一代英豪，令人肅然起敬，徘徊良久始行離去。

二度外放薦賢自代

我從聯合國返台北後不久（一九五五年元月）即奉部令發表為駐黎巴嫩公使館（後昇格為大使館）一等秘書，據人事處的同事說，這項人事命令是葉部長於赴美出席第九屆聯合國大會前所下的手諭，所以部中同仁都稱我是「雙喜臨門」（既開會又外放），說我是葉部長的「紅人」！

奉到部令後即開始準備各項事務，好在外埠同仁外放所有一應出國手續包括護照簽證出境証訂機位等都由部內主管單位代勞，節省了時間精力與麻煩，確實受惠不少，自己只須拚擋行囊即可，而比較煩心的倒是自己所住的一間「茅舍」的處理問題，運氣不錯，很快地就脫手了，而且白住了四年還稍微賺了幾文，這是一生中最大的一次「偏財」運。

離職出國前面臨一個重要問題，那就是誰來接替我現任的三個職位？一、外交部亞西司三科科長。二、台北清真寺教長。三、中廣公司阿語節目主持人。第一個問題外交部固然可以自行解決，但需要一位懂阿語的人。還得我幫忙物色

，我考量了一番，覺得我開羅愛大同學當時居住在香港的熊振宗兄最適宜，乃分別向上述機構推荐，均荷同意，立即致電熊學長，他也迅速復電同意，不久即行來台，很順利地接替了上述三個職位，惟外交部認熊資歷不足，不能擔任科長，只允以專員名義聘用。他以條件不合，不願久留，嗣為張其昀先生推荐轉入國立政大任首位東語系主任，長達六年之久，後因積勞成疾，罹患肝癌而於五十一年四月歸真。安葬在六張犁回教公墓，遺有三子二女由其遺孀馬秀貞女士親自扶養，現均已長大成家立業矣。

誤把黎巴嫩當巴黎

依外交部規定，凡一等秘書以上外調人員均須經蔣中正總統召見後方可成行，我奉派至黎巴嫩公使館（後昇格為大使館）任一等秘書，照例須簽報總統府候傳召見，曾發生一件小小趣聞，當我走入蔣總統辦公室行至辦公桌前行禮坐下後，總統一面展開簽報的個人資料，一面抬頭注視我的面部，（據說蔣總統精於相術）然後詢問一些有關工作經歷的問題，接著他以一種「臨別贈言」的口吻對我說：你是專攻阿拉伯語文和中東問題的，這次調到「巴黎」去後，希望對中東問題仍須繼續注意研究，我一聽知道是蔣總統誤將「黎巴嫩」看成了「巴黎」，這時我只好回答「是」，不便多言，說罷，總統說聲「好」，我便起身鞠躬而退，回到部裏我立刻去見葉部長，報告召見的經過，並順便把這個小插曲趣聞報告葉部長，他說：你怎麼不提醒他？我說：部長，我

怎能提醒他呢？如果我真的提醒的話，那將使蔣總統感到尷尬，後果就嚴重了！這件小小的趣聞，一時傳為美談。

攜眷赴任舊地重遊

我們諸事摒擋就緒，定期啟程，赴任履新，當時外交部已有新規定從那年起，外放人員及眷屬一律改乘飛機不再核發船票，而我則正想乘此良機，攜眷乘輪繞道埃及，舊地重遊一番，乃上一簽呈：「以我留學埃及，專研中東問題，埃及為中東重鎮，自革命以後，國內情勢大變，為求進一步了解該國新情勢，擬順便繞道一遊，懇請改發船票為禱」。經主管人事及會計與常次時昭瀛批准，得以如願，順利成行，當即改訂英國輪船公司的 *Catala* 號客輪頭等艙位兩間，在香港搭乘，我們先乘飛機飛香港，下榻金巴利酒店，開始製裝購物，探親訪友，暢遊港九名勝。於四月底啟碇西航，向埃及波賽港進發，作最後一次海上長途旅行，頭等艙有各種優待，有游泳池、網球場、桌球室，乘客可在甲板上躺臥帆布椅上曬太陽觀海景。但見海鷗繞船飛翔，飛魚躍海而飛，海風習習，風平浪靜，那種安適恬靜的情調令人心曠神怡，超塵脫俗，至今仍追懷不已。

船上白天安排小孩的各種運動遊戲節目，並供應冰淇淋、蛋糕、點心、冷飲等。儘情嬉戲，晚間則有大人的娛樂節目，週末則有音樂舞會，毫不寂寞。我們沿途經過新加坡，可倫坡（錫蘭）、孟買、亞丁吉布迪經紅海，過蘇彝士運河而抵波賽，時已至五月下旬輪船靠岸停妥後，忽見

老同學王世民兄登輪迎接，出乎意外，原來他是奉了開羅何大使之命專程趕來照料我們的，何大使湖南益陽人，曾在重慶時代任外交部情報司長，為重慶時代之老同事，其夫人也是益陽同鄉，當即僱搬夫搬運行李下船，先至一預定的旅館休息，晚間同進晚餐，住宿一夜，翌日上午乘柴油火車赴開羅下榻於一光觀飯店，然後展開拜會活動，首先拜會何大使伉儷於官邸，然後去大使館會晤全體同仁，再次安排拜訪馬長官步芳將軍，以及旅居開羅的僑胞、同學，皆屬昔日老友，相見甚歡，在開羅停留一週，每天中午晚間均排滿了宴會節目，足見同仁僑胞熱忱友情之一斑，我們也利用機會攜眷暢遊開羅市區，近郊遊金字塔，人面獅身像等古蹟，最令我難忘的一刻就是重遊昔日留學時期的「中國學生部」舊址，學校街五號，外貌還是老樣，但推開腰門一看，裏面成了埃及人居住的大雜院，不但門窗破損，連院中的鋪地瓷磚也都挖得七零八碎殘破不全不忍卒睹，不禁勾起：「景物依然，人事全非，人去樓空、滄海桑田」之感。良久黯然離去！

何大使夫婦對我們優禮有加，除正式在官邸設宴款待外，還另在某俱樂部以下午茶方式邀敘，王世明兄夫婦又在官邸（時任二秘）專誠設宴款待，此行全承其大力協助，盛情可感。

馬步芳將軍，久仰盛名，無緣識荆，此次過埃特別託世明兄接洽安排，專誠拜訪。馬長官乃以盛宴歡迎，以示優遇，他那時住在「新開羅區」的一棟十八層高的新式大樓的頂層，那天中午我們全家赴宴時，碰巧停電，電梯停駛，不得已

只得硬著頭皮，一口氣爬十八層樓梯，小孩子們連嬉帶笑很快地就爬上去，我和內子那時都還年輕，也不含糊都爬上去，首先會見馬長官，握手道「色蘭」（回教禮節）內子則被女侍引進內室拜見馬夫人。馬長官官邸佈置得富麗高雅，家具陳設中阿合璧，頗有氣魄，長官威儀中帶和藹，談話親切輕鬆，菜餚也採中阿合璧式，豐盛可口，那天應邀作陪的只有王世明夫婦及張文達夫婦，我和王張是愛大的先後同學，他們已是翁婿關係，現在我和張兄又結為兒女親家，世明兄已昇級長我一輩。殆為始料之所未及，一笑！馬長官寄居開羅因宗教習俗相同極感舒適，執意好景不長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埃及新政府與中共「建交」中埃關係中斷，馬長官被迫遷往沙烏地阿拉伯，他那棟十八層的高樓，倉促處理，竟和一沙國富商以麥加城內的幾所舊房屋交換，吃虧太大損失不貲，後來我和馬長官在麥加聖城又見過幾面友誼漸深，每次相見都蒙他優渥款待，引為上賓，令人懷念不已。

開始另一段新生活

我們在開羅停留了一星期，充份享受到同仁僑胞熱情友誼的溫馨，而一週期間多蒙王世明學長熱忱陪同訪友購物，深為感激，最後因費用超支，手頭拮据乃向世明兄借貸美金二百五十元（不敢多借）王學長深知我心，乃慨然對我說，此款何時方便何時還，不必為此煩神，同窗情誼至足感人。

我們離開羅亦由世明兄陪送我們到火車站乘

火車往亞力山大港，王學長已豫為訂妥一家高級旅館兩間房間，四個孩子住一間兩房相通，各有陽台瀕臨地中海，可以憑欄遠眺海景，我是故意多花點錢好讓內子與孩子們享受一番旅遊觀光樂趣，留點甜蜜的人生回憶，因為我知道「過了此山無鳥叫」，以後就沒有這種機會了。亞力山大是埃及的大港，也是地中海的名港，風光明媚，景色宜人，建設新穎，非常現代化，觀光遊客為數甚多，我留學期間曾與同學數人遊覽過一次，印象深刻，當地有僑胞十餘人多為山東煙台籍，以販賣山東花邊府綢等中國手工藝品為生，經濟情況都不錯，其領袖人物為陳逢春另一于姓的已忘其名，還有王忠仁、忠義兄弟，而印象最深

的是柳錫昌老先生他飽讀四書，說起話來文詞的常引四書章句，人稱「柳夫子」我們都很熟，他們接到王世明學長的電話通知後都到火車站來迎接，熱烈歡迎，久別重逢，那份歡欣之情難以形容。

我們到預訂的旅館下榻後，晚間即被僑胞以車接到他們的公寓聚會交談，他們準備了豐盛的自助餐招待氣氛溫馨感人。第二天上午陳逢春親自駕車來旅館接我們出去遊覽市區，沿海大道，並參觀埃及王宮及御花園等地，中午在一家中國餐館進午餐，然後回旅館休息，下午自由活動，我們一家逛街，晚間陳逢春又來接我們至一海邊水上餐廳吃海鮮，別有風味。第三天上午陳逢春

帶領僑胞數人送我們到船碼頭登上預訂的土耳其輪船，揮手而別，輪船在地中海中行駛一晝夜而後抵達黎巴嫩首都貝魯特，船靠岸停妥旅客紛紛下船，我等了很久，未見使館來人照料，只得自行安排僱伙搬運行李，登岸後再僱乘一計程車進入市區找一中等旅館暫住，時已午后，使館不上班，翌日上午與使館電話聯絡由黎籍僱員達卡西Anton Daka接聽，轉告王公使季珍與之通話。他說怎不預先電知，致失迎接至表歉意，不久即派洋員到旅館來帶我去使館會晤王公使，正式報到，休息兩週，租屋搬家，佈置告一段落後，始正式上班，結束此一長途旅程，開始新生活。

聖文叢書
黃沙碧血戰新疆 全一冊

郭 歧 將 軍 著
定價新台幣 一八〇元

本書為抗日名將、前任國立台灣大學軍訓總教官，台灣省議會議員，現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傳授中國國術的郭歧將軍繼「南京大屠殺」之後又一部精心力作，要目有：死而復活似有天意。蘇俄對新疆的謀略。德蘇異勢史魯翻臉。俄人毒狼埋雷阻撓。空中烏瞰雪封山河。嚴寒之下凍成殘廢。大坂城痛殲蘇俄軍。平沙萬里車行如矢。移防指揮發生歧見。歐戰局勢影響新疆。隻身赴任西出陽關。精河空城狗也可憐。平沙細流構工困難。沙場喋血全團犧牲。死去活來力疾脫走。天馬突至再闖虎口。夜飲馬血臨淵照影。電話中斷情勢有變。敵人焚橋我軍搶渡。百餘孤軍絕地噩夢。無定河邊白骨遍野。狼嚎狗吠大野恐怖。一覺醒來已成俘虜。攻心之戰唇槍舌劍。空襲叛軍打開僵局。張治中玩和談花樣。主義之爭抗戰之辯。受難英雄冷落待遇。假借和談獨自貪功。涼州道上已近故鄉。戰犯審判返京作證。附錄：丁慰慈「血淚山河新疆行」，李郁塘「馬仲英魂斷莫斯科」、「楊增新才大識遠」等編，喬家才博士、張大軍教授作序，老五宋宇，二十五開本，二百七十餘頁，定價新台幣一百八十元，八折優待中外訂戶祇收一四四元，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立即寄書。